

闽山遥接皖山苍

汪中平

之好，好其道焉尔”。所以桐城派古文多以阐释儒家精义为宗旨。而严复的译作介绍西方最新哲学伦理，振聋发聩，反而对传统思想构成巨大冲击和挑战。

本文认为胡适的观点实事求是，而严复不属桐城派的观点很难站住脚。

首先，在刘氏的《桐城文学渊源考》中，拜师时同样被吴汝纶婉拒的马其昶等人被归为桐城派，独把严复、林纾排除在外，这完全自相矛盾、自乱体例。同样，曾国藩没有机会亲聆姚鼐庭训，但由于其敬服姚鼐、酷爱并倡导桐城古文，就不仅被归为桐城派，而且被公认为桐城派的中兴领袖。其实，判定作家是否属于某个文学流派不能限于其是否拜入师门这个外在形式，而应该看其深层的写作风格和旨趣追求。严复数次就古文和翻译向吴汝纶求教。吴氏“旧学淹贯而不鄙夷新知”，对严复译介西学鼎力支持，对严复文章高度欣赏，并对严复的译文从总体原则到具体细节都给予悉心指导，要求他遵循桐城义法并注意“化俗为雅”。严复也非常尊重并虚心接受吴的建议。《天演论》上卷18篇的篇名中，严复使用吴拟篇名17个；下卷17篇中，采纳吴拟篇名11个。难怪吴汝纶病逝后，严复作挽联：“平生风义兼师友，天下英雄唯使君。”由此可以清楚看出，吴汝纶在严复的心中不仅是忘年交，也是难以忘怀的恩师。

刘声木的第二个理由似乎有些道理，却同样经不住推敲。按照传统观念，翻译作品不能和文学创作相提并论。然而，现在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翻译作品应该得到公正的对待，应该被归为译者的本

国文学。并且，严复的译作和一般的翻译作品又有所不同。清华大学王宪明认为：“严复的胸怀与理想，远非一般翻译者可比。”他有两个核心关注，一是振兴国家，二是融通中西。通过“体悟西方何以特强的文化内涵”构建中华新文化从而实现救国强国。因此，他不是单纯的译，而是在他译著中通过对原文的增删、案语、译注等多种方式融入自己的思想，也引导读者更好的理解原文。如在严译《社会通论》中，除了严复的案语、注释外，单在正文8.6万字里，就有1.9万余字是严复根据不同情况增加的。正因为如此，傅斯年讥严译为“乱译”，胡汉民批严译为“篡改”。从直译的标准看，严复有些地方似乎对原文不够“忠实”。但他绝对不是乱译，而是兼顾信、达、雅，殚精竭虑，苦心孤诣，常常“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所以，严复的译文质量非常之高。胡适就明确表示“在原文本有文学之价值，在古文学史上亦有很高之地位”。闻一多认为严译“辞雅意达，兴味盎然”，鲁迅也认为：“《天演论》桐城气息十足，连字的平仄都很用心。”吴汝纶更称其“与晚周诸子相上下”。

与传统古文不同，严复的译著确实没有阐释儒学之道，反而背“道”而驰、介绍西方思想。这个理由同样不能把严复排除在桐城文派之外。“道可道，非常道。”当传统的思想观念已经无法适应、甚至阻碍社会发展的时候，救国强国肯定需要探寻新“道”。严复凭借自己深厚的西学根底，精心选择原作，为当时封闭沉闷的中国社会引入了西方社会全新的思想。正是这些译著中所载的新“道”，影响了包括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鲁迅和胡适

在内的一大批五四先驱。经过他的译介，物竞天择的思想广为传播、深入人心。李泽厚认为严复“不但在当时是先进的，而且无疑对后人（包括毛泽东同志）起了重要影响。”毛泽东把他和孙中山等并举为“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一派人物”。胡适推严复为“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蔡元培说：“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人。”周镇甫先生在《严复思想述评》中更推严复为一位“划时代的人物”。作为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严复是以古文载新道。他融汇中西文化之道的思想和桐城派大家吴汝纶不谋而合，所以他们才彼此倾慕，互为知己。如果说曾国藩以批判精神对桐城派的改造实现了桐城派的中兴，那么，严复的西学译著则代表了后期桐城派救国强国的探索和与时俱进、生生不息的精神。

“闽山遥接皖山苍，儒泽千秋溯紫阳。”这两句诗是桐城派后期大家姚永朴对翻译大师林纾古文的称赞。其实，如果用这首诗赞美严复，一定毫不为过。他们都同样来自福建，同样深受桐城派的影响，同样坚守了桐城派古典清雅的文风。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仅通过传承桐城派的文学主张，传承了历史悠久的中国古文风骨，还为当时迷茫羸弱的中华民族带来了美味营养的精神食粮。他们都是“桐城文言世界最后的守护者”，也是引领我们的前辈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

期待大型电视人文历史纪录片《桐城派》能够不负众望，展示一代大师严复的风采。



乌 柏

史良高

本，旧时，坊间几乎家喻户晓。取乌柏树叶沤烂，呈墨色时，就将家织土布投入其间，以文火慢煮半个时辰，皂色就会附着不褪。父亲当年本是一介书生，17岁那年，已经读了“十年长学”的他，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被土匪绑票了。祖父不得不贱卖了所有田产，东挪西借，凑足500块大洋，请人从黑风寨赎回被打得遍体鳞伤的父亲。从此，父亲丢下书包，脱下长衫，穿上乌柏叶“皂”就的短袄，成了一个任人差遣的柜台小伙计。

我与乌柏结缘，是源于一张婚床。对于婚床，吾乡人特别讲究，必须挑选上好的乌柏木打制。乌柏又名“百子”，寓意多子多孙。择树，浸料，晾干，终于在一个春暖花开的黄道吉日，先请盖匠师傅下料，再请木匠师父进门，最后一道工序是漆匠师傅描眉亮肤，高端美容。那是一座新式花床，四柱上顶，三面围栏，造型典雅，通体枣

红。面罩上方有鸳鸯戏水、百年好合、多子多福等五幅玻璃漆画，给人一种温馨温暖庄重敦实的感觉。父母是从民国时代过来的人，他们的用意我自然清楚。他们希望我就在古镇觅一位可心贤淑的姑娘，在百年沧桑的老屋里张灯结彩，举办一个辉煌体面的老式婚礼，从这张婚床上，看到一群蹦蹦跳跳的后世子孙，把根留住。那次从代课的中学回家，父亲抚摸着我的婚床说：“看，上好的梓树，连块结疤也没有。多好！桑梓桑梓，有桑有梓的地方，才是你的家！”

可惜，我辜负了父母的殷切期望。在那个乌柏树叶一片火红的日子里，我怀揣一纸通知离开了生我养我的故园，母亲一直把我送到街口的那株梓树下面。走出好远，回头望去，母亲还站在那株乌柏树下，白发，在风中飘逸，而她，却撩起围裙的一角，在擦拭泪眼。从此，风中的白发，蓝布的衣褂，黑

色的围裙，火红的乌柏，像一幅画在游子的内心深处存盘。在后来的日子里，我每次从外地回家，总会在那株乌柏树下看到伫立风中的母亲。我远离家乡时，母亲又会送我于那株乌柏树之下。母亲知道，那株乌柏下面的路，不是一条普通的路，路的远方，有她的骨肉，她的儿子！

故乡的乌柏，这个穿越时空千年的古老物种，就像我的白发苍苍的母亲，在我的心目中是那么的挺拔优雅，那么的令人思念。

那年，母亲患病了，我要把她接到城里，可是，母亲却在码头上涕泗横流，怎么劝也劝她不住。那次出行真的就让母亲远离了桑梓。古镇的那株乌柏树下，再也没有母亲飘逸的白发。母亲走在一个秋天的下午，那正是乌柏红得像火一样的日子。那天深夜，我在远离故土的城市里，在一本日记的扉页上反反复复涂满了两个字：乌柏！乌柏！

近代著名翻译家、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严复曾于安庆任安徽高等学堂校长，并与桐城派有着极深的渊源。近期，中共桐城市委、桐城市人民政府和安庆市桐城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安徽广播电视台正在联合摄制大型电视人文历史纪录片《桐城派》。桐城派主盟清代文坛二百余年，影响遍及全国，代表作家众多。其中，严复是否能够入选拍摄作家名录特别值得公众关注。

如果单论个人成就，严复入选没有悬念；悬念在于历史上人们对他是否归属桐城派的问题存在分歧。

以胡适为代表的很多学者认可严复为桐城派嫡传。他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明确指出：“严复、林纾是桐城派的嫡传”。姜书阁在《桐城文派评述》中也持相同观点：“严、林皆受古文法于吴汝纶，故为桐城派人。”但是，也有部分学者观点相反。如刘声木在《桐城文学渊源考》一书里虽然收录桐城派成员多达1200余人，但严复和林纾都没有位列其中。理由有二：首先，刘虽然承认严复曾跟桐城派大师吴汝纶学习古文，但不认为他们构成正式的师生关系。吴汝纶确实非常欣赏严复并在古文学习和翻译中给予很多指点，但对严复拜师受业的请求“谢不敢当”。因此他们更多是一种相互欣赏的忘年交。如吴在往来书信中一直尊严复为“我公”：“得我公雄笔为之追幽凿险，……今世盖无能与我公上下追逐者也”。而严复后来似乎也更多把吴汝纶视作知音挚友，得知吴氏去世的消息，严复万分悲痛：“惠施去而庄周亡质，伯牙死而钟期绝弦。”理由之二，严复作品的文体形式和思想内容都有违桐城古文。严氏主要作品是翻译，而不是书、序、记、论、墓志铭等传统意义上的“古文”。另外，传统的桐城古文上承左史秦汉、下继唐宋八家，主张“文以载道”。桐城派作家特别追崇的八家之一韩愈就曾声言：“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

我家后院有两株树，一株乌柏，一株桑。我偏爱桑，因为它每年暑假都为我源源不断地提供难得的甜甜紫紫的桑葚。对于乌柏，我一向敬而远之。因为它喜欢生虫，一种名叫“洋辣子”的毛毛虫，通体黄色，间有黑纹，一旦触碰，肌肤奇痒难忍。但是乌柏那雪白光滑的籽粒很受我和小伙伴青睐。我将一根竹筷随意剖开，制成一柄简易的“手枪”，乌柏籽，此时就能充当最廉价的“子弹”。我时常和一帮“烧棉花籽的”一起，爬上乌柏，收获满满一口袋“子弹”，然后飞奔在街头巷尾，左右出击，展开一场场别开生面的游击战。

我对乌柏的爱，是源于父亲与街坊的一次刮白。刮白，就是闲谈。那次刮着刮着，街坊就笑说当年第一次见到父亲的情景：信泰南货商店，柜台上突然出现一个年轻俊朗的小朝奉，着一袭老布（土布）衣褂，灰不溜秋，一看就是拿乌柏树叶皂的！皂，其实就是染色。

或绿或红的乌柏树叶能作染料？我将信将疑。为此，专门查找了不少资料，方知乌柏的叶子中含有单宁，而单宁可以用来制作黑色染料。这种染料信手可得，无需成